

国内首例因代孕引发的诉讼案昨天判决——

“代孕女”抢劫雇主入狱10年

“代孕”，通俗说就是“借腹生子”。年轻貌美的许茵想用青春换来发家的“第一桶金”，和雇主签下生一胎10万元的合同。代孕不成后，她心中不甘，竟铤而走险麻醉雇主，拿走雇主家中财物近2万元。

昨天下午，静安区法院开庭审理并判决了国内首起因代孕引发的诉讼案，许茵最终以抢劫罪被判10年有期徒刑，同案的男友杨庆被判8年有期徒刑。由此，也引发了人们对于代孕问题的思考。



■ 法庭上，两人后悔莫及，他们将在铁窗中度过青春年华 李鸿光 摄

网上找路“另类致富”

昨天，许茵一被押上法庭就泣不成声。在审判长要求她自我陈述时，她一边落泪一边说：“我一开始就错了，为了赚钱签下代孕协议；在和雇主发生矛盾后，又一错再错……”

许茵皮肤白皙、身材苗条，今年25岁，出生在四川一个农民家庭。2002年6月，许茵怀揣中专文凭，进入厦门一家公司工作。然而，她每月不到2000元收入，还要寄点钱给父母，再扣除饭钱、房租、买衣服等生活成本，基本上所剩无几。

这时，她偶然在网上看见有关代孕的报道，尤其当她听说“代孕妈妈”所得到的佣金高达数万甚至十多万元时，决定采用“另类致富”的方式。

于是，许茵在网上与代孕公司取得了联系，提交了自己的姓名、年龄、身高、体重、学历、照片及联系电话等资料，并很快找到了雇主何家夫妇。

来沪签订“代孕合同”

许茵的雇主现居澳大利亚，老家在上海。这是一对人到中年的夫妻，妻子突遭车祸去世，但医院诊断，妻子已经不可能再有孩子了。

何家夫妇决定回国找人“代孕生子”，并最终挑中了高挑、漂亮的许茵。经过协商，双方达成了一份协议：许茵提供卵子，采用人工受精的方式代孕。在此期间，许茵吃住全包，每月拿生活费3000元；生下一个孩子，拿10万元人民币；如果是双胞胎，则拿15万元。

为此，何家对许茵格外关照，精心选择一日三餐，还让保姆重点照顾她。

身体有恙代孕不成

2006年10月初，许茵在何家的安排下，接受了人工受精手术。1个多月后，医生告知手术没有成功，专家给许茵的检查结果显示，输卵管有些堵塞，需治疗并休养。

许茵向何家提出，自己在厦门

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，希望回去1个多月，顺便治疗妇科疾病，何家同意了。回到厦门，许茵处理好家务，到医院做了输卵管疏通手术。

在厦门的一次朋友聚会中，许茵认识了高大的黑龙江人杨庆。随后，杨庆对许茵展开了猛烈的爱情攻势，最终打动了许茵的芳心。

2006年12月30日，许茵又来到上海，住进何家。第二天，何家就带着许茵到医院检查，没想到检查结果显示，许茵的排卵情况很不好，不适合做人工受精手术。

由于暂时不做代孕手术，1月2日，何家提出，请许茵暂时搬出去。这在许茵看来，意味着10万元钱打了水漂。

麻醉雇主最后一搏

眼看发财梦就这样破灭，自己又因为代孕辞去了工作，且何家坚决不肯支付她到厦门期间的工资，许茵几乎彻夜难眠。

她想到不久前，何家曾卖了套房子得了200多万元，便和在厦门

的杨庆联系上，说何家有上千万家产，只需让他们“睡熟”些，拿到银行卡和密码就行了。而且她认为这家人非常要面子，代孕这件事本来就见不得人，只要不伤人，他们肯定不会报案。杨庆同意赶来上海，配合许茵的行动。

1月5日下午，许茵将10粒安定片磨成粉末，分成3小包，趁保姆不备，悄悄溜进厨房，将安定片分别放在剩饭、鱼和汤里。但她没想到何家主人当晚吃好后外出看戏，后来在外面晕倒被送到医院。于是她趁乱从何家的卧室等处偷了手表、首饰、香水、现金等，总金额达近2万元。

随后，她将这些财物带到杨庆的暂住处，两人卖掉了部分首饰，还把一些东西送给了亲戚朋友。何家很快发现家中失窃，并马上怀疑到了许茵。见事情败露，许茵交出了部分赃物，何家当时没有报案。但后来何家发现，许茵并没有归还全部财物，再与许茵联系，却始终没有回音。1月9日下午，何家向警方报案。警方随后在上海和厦门分别将许茵、杨庆抓获。

(文中人物均为化名)

【法官点评】

此案的特殊之处在于是由代孕引发的诉讼。根据我国法律，虽然对代孕这一行为没有明确界定，但按我国《婚姻法》规定，生育权应该以夫妻双方的婚姻关系为基础。同时，代孕行为还会带来社会伦理关系、道德标准、继承关系、抚养关系的隐患。比如，代孕母亲与孩子的抚养、赡养、继承关系如何确定？一旦代孕母亲提出终止协议，孩子如何归属等等。

法官提醒，盼子心切可以理解，但用这样的方式即使能盼来孩子也是后患无穷。年轻女性也不要为一时之财，拿自己的身体和后代当“商品”。

本报记者 宋宁华 郭剑烽

自制“钩钩”频频流窜寺庙间 三人钩取功德箱内香火钱

本报讯(记者郭剑烽 通讯员沈春雷)自作聪明的两男一女，竟然制作“钩钩”钩取寺庙大殿功德箱内香火钱。日前，经金山区检察院提起公诉，法院以盗窃罪分别判处赵兴龙、郑兴峰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；以盗窃罪判处吴学红拘役4个月，缓刑4个月。

今年2月18日上午，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人赵兴龙、郑兴峰伙同赵兴龙女友吴学红，开着金杯面包车，来到松江区李塔汇延寿寺。在寺内，3人见四周无人，由吴学红望风，赵兴龙和郑兴峰轮流用由电视天线和双面胶自制的工具“钩钩”，伸进大殿功德箱内钩取香火钱共500多元。当日下午3时许，3人又来到闵行区龙音寺，采用同样方法，从大殿功德箱内钩得香火钱约1000元。

第二天上午10时许，3人开车窜至金山区松隐禅寺，吴学红假装在一个大殿门口烧香，赵兴龙和郑兴峰趁机窜入大殿，用同样的方法从功德箱内钩取香火钱800多元。2月26日2时，3人再次窜至松江李塔汇延寿寺，在寺内食堂偷得香火钱140元，后因被一老太发现而仓皇逃跑。今年3月5日，当3人再次窜至金山区松隐禅寺钩取香火钱时，被寺内和尚发现而遭擒。

据悉，赵兴龙等3人均有前科劣迹：赵兴龙曾因2次盗窃被收容劳动教养和治安拘留；郑兴峰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治安拘留、因3次盗窃被收容劳动教养和判刑；吴学红因容留卖淫也曾被收容劳动教养。

父亲欠债，儿子工资冲抵？

李老板这一要求未获法院支持

本报讯(通讯员陆晓晴 记者宋宁华)父亲欠债不能成为克扣儿子工钱的理由。日前，松江区法院判决李老板应支付员工小夏工资1.2万元。

25岁的小夏在工地打工，工作认真勤快。前年，李老板因资金周转不灵，先后拖欠小夏工资共计1.2万元，并打了欠条。今年准备结婚的小夏多次催讨工资，但李老板迟迟不付。无奈，小夏将他告上法庭。

在庭审中，李老板辩称，他拖欠小夏工资是事实，但小夏的父亲向他借了10万元，虽经法院判决偿还，但还有5万多元没有归还。所以他想将小夏的工资冲抵小夏父亲的欠款。

法院认为，李老板雇小夏工作，应当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。既然李老板对欠小夏工资这一事实没有异议，就应当按照欠条写明的金额付清，而不能将其和小夏父亲间的纠纷作为不履行付款义务的理由。

法院门前假冒军警滋事伤人

刘志刚等人被判刑3年到2年不等

本报讯(特约通讯员李鸿光 记者宋宁华)前天，静安区法院对驾驶冒牌军车、肆意打人的刘志刚、张厚德和李军，分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3年到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。

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办了游戏汉化小组，汉化境外淫秽游戏，并在其购买的网站上向青少年游戏迷出售这种“电子海洛因”。短短2年时间，他与其他小组成员借出售色情淫秽游戏，非法获利10万余元。

近日，徐汇警方经过全面侦查，将在北京“远程作案”的汉化小组核心成员刘岩、宿菲菲抓获，一举破获了全国首起利用淫秽游戏网站牟利案件。刘岩、宿菲菲及网站的创始人高青青因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，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。

提供下载 销售点卡

今年3月，徐汇公安分局民警发现一家名为“华娱在线”的网站有些异常。警方告诉记者，在这些收费游戏简介中，许多游戏的出品商都是境外一家出品淫秽电脑游戏的公司。同时，网站还发布大量含有淫秽内容的图片，介绍游戏的安装和使用方法，通过网站还可以有效链接并下载含有淫秽色情内容的境外网

漫产品。大部分游戏软件在下载前需先购买网站出售的点卡，网站根据游戏下载次数扣除相应点数。

截至案发，这个游戏网站上共传40余个收费游戏，在这些收费游戏中淫秽色情游戏占据了“半壁江山”，全为3D制作。

顺藤摸瓜 三人落网

徐汇警方调查发现，网站的注册地址是在外地，由一外地客户委托本市一计算机公司管理服务器。而托管服务器的正是刘岩。

现年27岁的刘岩毕业于北京一所知名大学。热衷IT的他在毕业后转战游戏市场，由于精通语言和电脑技术，刘岩开创了3DM工作室，汉化各类境外游戏。与他一起打理网站的还有女友宿菲菲，她专门负责

法院大门外，等候住在附近公寓内的朋友。

因驾驶灰白色面包车的吴先生多看了他们几眼，几用人两车前后夹击，将其逼入法院外墙外的通道，并分别手持仿真手枪和手铐抵着吴

先生头部暴打，致其左眼软组织损伤，构成轻微伤。

路人听见喊叫声，围上来想探究个究竟时，刘等人还扬了扬手铐冒充警察，口称“在抓通缉犯”，要将吴先生上铐带走。趁着这伙人注意力分散，吴先生从地上爬起，夺路逃向法院警卫室求救。这伙人见吴先生逃进了法院，立刻驾车逃跑，但车牌号却被路人记下。仅过了一周，这些滋事者就被上海警方缉拿归案。

名校毕业生网络贩卖淫秽游戏

汉化小组获利10万余元，3名嫌疑人被捕

销售汉化的淫秽游戏。

今年4月12日，徐汇警方得知刘岩到上海维护网站服务器，当晚将其抓获。据刘岩交代，网站是在2004年向一个名叫高青青的人购买的，于是警方兵分两路，分别在北京和上海青浦将宿菲菲和高青青抓获。

经查，现年28岁的高青青早年创办了“华娱在线”，2004年开始，为吸引点击率还上传了一些暧昧图片。2004年11月，高青青将游戏网站转让给刘岩，转让费2.7万元。

【记者手记】

记者从一个专门从事游戏汉化的玩家处了解到，中国民间汉化组织往往是由玩家组成，汉化游戏一般都是免费的，汉化人员往往凭兴趣来翻译和破解。但汉化淫秽游戏

时，这张“免费牌”是否真能成为汉化人员的“护身符”呢？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博士导师杨兴培表示，我国《刑法》对于淫秽物品的管制很严格，如果凭借淫秽游戏牟利，就涉嫌触犯了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。即使没有用牟利，目前这些汉化小组只要汉化了淫秽游戏并在网上传播，就已经涉嫌构成制作、复制、出版、贩卖、传播淫秽物品罪。

杨兴培说，汉化小组对于外文版的淫秽游戏汉化的过程，其实已经是个再劳动再创造的过程，涉嫌制造淫秽物品。同时，汉化小组通过互联网，将汉化的淫秽游戏向公众发表，也有传播淫秽物品之嫌。根据这两条犯罪要件，汉化小组无论是否牟利都已经涉嫌犯罪。

通讯员 陈颖婷 本报记者 袁玮